

THE ILLUSTRATED MAN

图案人

RAY BRADBURY

雷·布拉德伯里 著

王珉敏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CHINA

THE ILLUSTRATED MAN



图 案 人

RAY BRADBURY

雷·布拉德伯里 著

王瑞徽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案人 / (美)布拉德伯里(Bradbury, R.)著;王瑞徽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ISBN 978-7-5118-2741-8

I. ①图… II. ①布… ②王…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792 号

图案人

[美]雷·布拉德伯里 著
王瑞徽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李海燕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7.5
字数 218 千
版本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7-5118-2741-8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 | |
|--------|-----|
| 序幕：图案人 | 1 |
| 荒原 | 7 |
| 万花筒 | 27 |
| 风水轮流转 | 40 |
| 公路 | 57 |
| 男子 | 62 |
| 苦雨 | 78 |
| 火箭人 | 96 |
| 最后一夜 | 110 |
| 放逐 | 115 |
| 无日无夜 | 133 |
| 狐狸与森林 | 146 |
| 访客 | 165 |
| 水泥搅拌机 | 182 |
| 机器人偶 | 207 |
| 复仇之城 | 217 |

| | |
|------|-----|
| 决战时刻 | 227 |
| 火箭船 | 240 |
| 图案人 | 253 |
| 尾声 | 269 |

序幕：图案人

我头一次遇见图案人是在某年九月初一个温暖的午后。当时我正走在一条沥青路上，进行为期两周的威斯康辛州徒步之旅的最后一段路程。到了傍晚，我停下来歇脚，吃了点猪肉干、豆子和甜甜圈，正准备躺下来看书；就在这时，我看见图案人越过山丘，背后衬着天空，站立了好一会儿。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身上有图案。我只感觉他身材高大，略微发胖的体格在年轻时想必相当健壮吧。我记得他的手臂很长，手掌厚实，庞大的身躯却配了张孩子似的脸孔。

他对我似乎视而不见，因为他开口说话时，连正眼都没瞧我一下。

“你知道哪里需要人手吗？”

“不清楚呢。”我说。

“四十年来我老是在换工作。”他说。

尽管天气相当暖和，他那件羊毛衬衫的领口纽扣却紧扣着。

袖子包住他粗厚的手腕，而且也扣上了扣子。只见他的脸颊不断渗出汗水，他却丝毫没有解开衬衫的意思。

“好吧，”他终于开口，“这里倒是过夜的好地点。你不讨厌有人作伴吧？”

“我还剩了点吃的，欢迎你一起享用。”我说。

他重重地坐下。“你一定会后悔邀我留下来，”他咕哝着说，“没有人例外的。所以我才必须走个不停。又到九月了，劳工节的狂欢季正热闹呢。我原本应该到那些小村镇的节庆活动里头表演畸人秀，多挣点钱的，如今却在这儿瞎混。”

他脱下一只巨大的鞋子，凑到眼前仔细打量。“通常我一份工作只能撑个十天，接着一定会出事，然后就被炒鱿鱼了。现在全美国没有一个节庆游园会敢和我扯上关系。”

“出了什么事？”我问。

回答前，他先将紧绷的领口缓缓松开。他紧闭眼睛，一只手慢吞吞地一路往下剥开衬衫扣子，然后用手指探进去摸着胸口。“说也奇怪，”他双眼依旧紧闭，“你摸不到，可是它们就在那儿。我真希望哪天我探头一看，发现它们消失了。我常趁着大热天，在烈日底下走好几个钟头的路，烘烤着，巴望汗水能把它们给冲干净，阳光将它们蒸发掉，可是直到天黑，它们依然在那儿。”他轻轻转头朝向我，露出胸膛。“还在吗？”

过了许久，我才吐出一句：“是啊，还在。”

满满的图案。

“我老是把领口扣紧，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他睁开眼睛，“小孩子。乡下的孩子喜欢一路跟着我。每个人都想看我身上的图案，可是每个人也都害怕看到。”

他脱掉衬衫，在手中卷成一团。他身上布满了图案，从脖子上

的蓝色环状刺青，一直蔓延到腰际。

“不只这些，”他猜中我的心思，“我全身都纹了图案。你瞧。”他摊开一只手。掌心有一朵玫瑰，刚剪下的，粉嫩的花瓣上还淌着几滴剔透的水珠。我伸手去触摸，发现那只不过是图案。

至于他身上的其他部位，更是惊呆了我。我坐在那儿不知瞪了多久，因为他的身体简直是一座布满了火箭、喷泉和人群的乐园，线条和色彩如此细致，让人几乎听得见居住在他身上那些人们的轻言细语。他的肌肉一抽动，那些人的小嘴也跟着蠕动，眨着绿色或金色的小眼珠，粉红色的小手也开始比画起来。他的胸膛分布着黄色草原、蓝色河流、山脉以及洒落在银河中的星星、太阳和无数星球。人群则是在他的两条手臂、肩膀、背部、身体两侧、手腕以及肚皮上，散布了有二十多处。他们藏身在毛发丛中，在点点雀斑之间潜伏，或者从腋窝里探头，转动着晶亮的眼珠。那些人个个专注于自身的活动，但即使分开来看，也都称得上是一幅幅精彩的肖像画。

“真是太美了！”我说。

我该如何形容那些图案呢？倘若艾尔·格雷柯运用他一贯的浓烈色彩、拉长的形体和讲究解剖学的技法，在巅峰时期创作手掌大小的精密袖珍画，他或许会乐于借助这名男子的身体来作画吧。所有颜色活灵活现，仿若无数窗口，让人窥见生动炽烈的现实世界。这男人可说是一座珍贵的活动画廊，身上汇集了宇宙间所有最美妙的景致。这绝不是节庆活动里头那些酒气熏天的廉价文身师傅凭着三种颜色就能够做得出来的。这是无比优美纯粹的天才杰作，直指人心。

“是啊，”图案人说，“这些图画让我自豪得不得了，到了恨不得把它们烧光的地步。我尝试过用砂纸、强酸，还有刀子……”

太阳逐渐落下，月亮从东方浮现。

“因为，你知道吗？”图案人说，“这些图画能预知未来呢！”

我没吭声。

“若是在太阳底下就没事，”他继续往下说，“我可以在庆典里头找份白天的差事。问题是，一到晚上，这些画就活了，开始起变化。”

我肯定笑了出来。“你是什么时候去文身的呢？”

“一九〇〇年，那年我二十岁，在节庆活动中表演，摔断了腿，卧病在床。我觉得似乎该做点什么，好让自己不至于和这圈子脱节，于是决定去文身。”

“是谁替你文身的？那位师傅到哪儿去了？”

“她回到未来世界去了，”他说，“我是说真的。她是个老妇人，就住在威斯康辛州中部距离这儿不远的一间小房子里。一个矮小的女巫，有时看来像是千岁老妖，有时又像二十岁的姑娘。她说她有本事在光阴中自由来去。我听了只是大笑。现在我可明白了。”

“你怎么会遇见她的？”

他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原来他在路边看见她的手绘广告招牌。身体彩绘！不只是文身，而是绘画！是艺术！于是，他整晚端坐在那儿，任她用那神奇的针头，在他身上戳出细致得如同黄蜂针蜇的刺痕。到了清晨，他看起来就像掉进二十色印刷机里被印压出来那样，全身布满生动艳丽的油彩。

“五十年来，每到夏天，我就开始四处找人，”他两手一摊，“等我找到那巫婆，非杀了她不可。”

太阳已退下。此时只见稀疏的几点星子，月光笼罩着大片草原和麦田。微光中，图案人身上的图案依然炭火一般荧荧发亮，仿

佛洒落的红宝石和玛瑙，充满乔治·鲁奥和毕加索的色彩以及艾尔·格雷柯式的长扁人形。

“每次这些图画开始活动，我就丢工作。他们觉得我身上这些图画诉说的故事太可怕了。每一幅图画都是一则小故事。如果你仔细看，过不了几分钟它们就会开始说故事给你听。观看个三小时，你可以看见十八则故事在我身上演出，还能听见声音，产生意念。全都在这儿，就等着你来瞧一眼。不过，最特别的地方，是在我身上有个奇妙的斑点，”他露出背部，“看见没有？在我的右边肩胛骨上没有什么图案，只是一圈乱纹。”

“没错。”

“每当我在一个人身边待久了，这个斑点就会颜色加深，变得一团模糊。如果我是跟女人在一起，不到一小时，她的容貌就会浮现在我背部，然后开始上演她一生的故事——她的生活状况，她后来是怎么死的，她到了六十岁时的模样。如果换成男人，他的容貌同样会在一小时之后出现在我背部，接着便浮现他从悬崖坠落，或者被火车辗死的景象。就这样，我又丢了工作。”

在说话的过程中，他的两只手在那些图画之间不停比划，似乎在把画框扶正，或掸掉灰尘，全然一副艺术行家或老主顾的姿态。这时他已经躺了下来，在月光下舒展着身体。晚间的天气相当暖和。没有微风，空气有些闷。我们两人都把衬衫脱了。

“你一直找不到那个老妇人？”

“是啊。”

“你认为她是未来的人？”

“不然她怎么能预知在我身上画的这些故事？”

他疲倦地闭上眼睛，声音变得微弱：“有时候，我在晚上清楚地感觉到，这些图画像蚂蚁似地在我皮肤上爬来爬去。后来，我知道

那是免不了的,就不再看它们,只管自己休息。我睡得不多。我可警告你,你也千万别看喔,睡觉的时候转过身去。”

我在距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躺了下来。他看起来一点都不暴戾,而且那些图画又那么美丽,否则我可能早就找借口逃走,摆脱这档子怪事了。可是那些图画……我忍不住一直盯着它们。任何人身上刺了这些东西,都免不了会变得有点疯狂吧。

安静的一晚。我听见这个图案人在月光下呼吸。远方的峡谷传来蟋蟀蠢动的声响。为了方便看见那些图画,我侧身躺着。约莫半小时过去,我也不确定图案人睡着了没有。可是突然间,我听见他低声说:“它们开始动了,对吧?”

我等了一分钟。

然后我说:“是的。”

那些图像真的动了起来,所有图案轮流活动了短短一两分钟。月光下,伴随着电光石火般的意念和远处的海潮声,一出出戏剧就这么上演了。这些戏剧到底过了多久才结束,我也说不准,只记得目眩神迷地躺在那儿,望着夜空中的星辰移转,一动也不动。

十八幅图画,十八则故事。我逐一数着。

一开始,我两眼专注地盯着一个场景。那是一栋住着两个人的大房子。我看见大群秃鹰掠过一片炽亮的肉色天空,看见黄色的狮群,接着便听见声音。

第一幅图案开始颤动,活了起来。

荒 原

“乔治，你能不能去看一下育儿房？”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那还说。”

“我只是要你去看看嘛，或者找个心理专家来看一下也可以。”

“心理专家看育儿房做什么？”

“你很清楚他能做些什么。”乔治的妻子莉迪娅在厨房中央停下脚步，望着电炉嗡嗡地闷头烹煮四人份的晚餐。

“反正，育儿房变得有点不太一样了。”

“好吧，咱们就去瞧瞧吧。”

他们沿着长廊走过这栋隔音效果绝佳的幸福爱巢——花了他们三万元安装自动设备，提供他们更衣、饱餐、安睡、嬉戏的场所，对他们无比体贴的房子。他们一走近，某处的开关便自动感应，育儿房的灯光随即在他们进入十英尺范围之内亮起。同样地，在他

们背后，走廊里的电灯也随着他们的离去而陆续开启或关闭，发出轻柔的自动化声响。

“好啦。”乔治·哈德利说。

他们站在育儿房铺着茅草的地板上。这个房间长四十英尺、宽四十英尺、高三十英尺，花的钱相当于房子其他部分的半数。“不过，为了孩子，花费再多都值得。”乔治曾经这么说。

育儿房非常安静。里头沉寂得仿若正午时分暴晒在烈日下的林间空地。墙壁空荡荡的，而且是二维空间。此刻，乔治和莉迪娅站在房间中央，看见几堵墙壁嗡嗡地开始震动，接着变成水晶墙面，并且不断往后退；瞬间出现一片非洲大草原，四面都是三维空间，色彩则是仿佛重现了极细水晶和碎麦秆的色调。两人头顶的天花板则变成大片深邃的天空，悬着一轮黄澄澄的炽热太阳。

乔治·哈德利的眉毛开始冒汗。

“咱们赶紧找个阴凉的地方吧，”他说，“这景象太逼真了。可是我看不出哪里不对劲。”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他妻子说。

这时候，暗藏的气味声律系统(odorophonics)开始朝着大草原中央的夫妻俩吹起一阵夹带着各种气味的微风。火热的麦秆闻起来像狮子草，清爽的绿色有着阴凉水潭的味道；加上带有铁锈味的浓烈动物体臭，仿佛在空气中撒满了红椒粉的尘埃味。此外还有各种声音：远方羚羊的足蹄踩着泥草地的蹬蹬闷响，秃鹰群的窸窣骚动声。一团黑影在空中掠过，影子在乔治·哈德利仰起的脸上晃了几下。

“讨厌的东西。”他听见妻子说。

“是秃鹰。”

“你看，那里有一群狮子，在草原那儿。它们正准备走回水潭。”

它们刚刚才吃饱了，”莉迪娅说，“不知道它们吃了什么。”

“别的野兽吧。”乔治·哈德利眯着眼睛，举起手来遮蔽酷热的阳光。“也许是斑马或者小长颈鹿。”

“真的？”他妻子紧张兮兮。

“难说。不过，现在谈这个也未免太迟了，”他笑了笑，“那里只剩一堆白骨了，还有那些冲下来捡食残余的秃鹰。”

“你听见尖叫声吗？”她问。

“没有。”

“大约一分钟前？”

“抱歉，没听见。”

那群狮子走了过来。乔治·哈德利不得不再度佩服起当初设计这房间的机械天才。这样的效能奇迹，要价却相当低廉，每个家庭都该安装一套才对。当然了，偶尔你也会为它们那科学的精确性感到吃惊，你会被吓一跳，心头猛一震，不过，多数时候，它们带来的是一种人人向往的趣味，不只是对你的孩子而言，也包括你自己，尤其当你突然想体验异国风情、转换一下景致的时候。瞧，得来全不费工夫！

眼前出现的是狮子，就在十五英尺外，那么逼真，热腾腾活生生的。你仿佛可以触摸到它们尖刺的毛发；你嘴里似乎充满它们那热烫皮肤所发散的带着尘埃味的皮革气息；它们身上的黄色看来就像是精致的法国织锦，跟夏季枯草的色调如此协调；狮子缠结的肺囊在寂寥正午的吸气声清晰可闻；还有它们那滴着唾涎的嘴巴里伴着喘息飘散的兽肉气味。

狮群站在那儿，恐怖的绿黄色眼珠瞪着乔治和莉迪娅。

“小心！”莉迪娅尖叫。

狮群冲着他们跑过来。

莉迪娅立刻逃开。乔治也本能地跟在她后头狂奔。到了外面走廊，砰一声关上房门，他大笑起来，她却哭个不停。两人站在那儿，为对方的反应惊愕不已。

“乔治！”

“莉迪娅！啊，我亲爱的、可怜又可爱的莉迪娅！”

“我们差点就被追上了！”

“只是墙壁，莉迪娅，要记得，那只不过是水晶墙壁罢了。当然，我得承认，它们实在太逼真了——非洲就在我们家客厅——可是那些都是超动感、超灵敏的三维空间彩色影片和心理录音纪录片，全都只是气味声律和音响效果啊，莉迪娅。手帕拿去吧。”

“我好害怕，”她走向他，依偎在他怀里，呜呜地啜泣起来，“你看见没有？你感觉到了吗？好像真的喔。”

“好啦，莉迪娅……”

“你一定要告诉温迪和彼得，不要再想非洲的事了。”

“好——好。”他拍抚着她。

“一定？”

“当然。”

“把育儿房上锁几天，等我情绪平稳了再说。”

“你又不是不清楚，彼得对这种事有多敏感。一个月前，我为了惩罚他，把育儿房上锁了几小时，结果他闹翻了天！温迪也一样。育儿房是他们的宝贝。”

“非上锁不可，没得通融。”

“好吧，”他不情愿地把那扇巨大的门关上，“你工作太辛苦了，需要休息一下。”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她长叹一口气，找了张椅子坐下。椅子立刻摇晃起来，感觉很舒适。“也许我还不够忙。也许我

太空闲了,才会胡思乱想。我们把整间房子的装置关闭一段时间,过几天正常生活,好不好?”

“你是说,你愿意亲手为我炒蛋?”

“对啊。”她点点头。

“还有缝我的袜子?”

“嗯。”她慌乱地点着头,眼泪汪汪。

“还有打扫整间屋子?”

“是的。是——我愿意!”

“可是我记得,咱们买这所房子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可以不必动手做家务事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没有了归属感。房子已经是妻子、母亲兼保姆。我怎么跟非洲大草原竞争?我替孩子们洗澡、刷洗身体的效率和速度,怎么比得上那座自动刷洗浴缸?根本没得比。不只是我,你也一样。你最近也是烦躁不安。”

“我想我大概是烟抽得太凶了。”

“你在这屋子里也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跟以前比起来,你每天早上抽烟抽得更凶了,下午喝更多的酒,晚上也得吃更多镇静剂。你也开始觉得自己没用了。”

“是吗?”他犹豫着,尝试深入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唉,乔治!”她望着他背后的育儿房门,“那些狮子不会跑出来吧?”

他望着房门,发现它在颤动,好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用力推撞着。

“当然不会。”他说。

晚上只有夫妻俩一起用餐，因为温迪和彼得进城参加一场特殊造型嘉年华去了，还传了视频回来，说他们会晚点回家，请双亲别等他们吃饭。此刻，乔治·哈德利坐在那里，出神地望着餐桌从它的内部机械装置吐出一盘盘温热的食物。

“漏了西红柿酱。”他说。

“抱歉。”一个细小的声音从餐桌内传出，接着送出西红柿酱。

至于育儿房，乔治·哈德利心想，既然上了锁，便暂时伤害不了孩子们。任何事情，过了头都不是好现象。而孩子们显然花太多时间想非洲的事了。那轮太阳，他仍然能感觉到，它晒在他脖子上，就像只炽热的爪子。还有那群狮子，以及鲜血的气味。奇妙的是，育儿房能够捕捉孩子们的心念所发射的电波，然后创造出生动的影像来满足他们的所有欲念。孩子们想到狮子，就真的出现了狮子。孩子们想到斑马，就出现了斑马。要太阳，有太阳。要长颈鹿，有长颈鹿。要死亡，有死亡。

这最后一项是个问题。他无味地嚼着餐桌替他切好的肉块。关于死亡的意念，温迪和彼得还那么幼小，不该想到死亡的事。或者，并非如此。其实这种事永远不嫌早，也许早在你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之前，你就曾经希望某个人死掉。例如，你两岁那年用纸弹玩具枪对着人猛射的时候。

可是，像这样——在酷热的非洲大草原中——惨死于狮子的利牙，而且一再上演，似乎不像是玩笑。

“你要去哪里？”

乔治没回答莉迪娅，只是出神地朝育儿房悄悄走过去，一路让前方的灯微微亮起，接着在他背后熄灭。他贴着房门聆听。远远